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六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序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於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有十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楊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

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勵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孤以歸

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於國弟忠於兄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頑頑仕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僉判先生既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諭次先生之歌詩文章為若干卷命某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畢其趨者

也趨者無不同適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强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兹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遁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具位萬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袁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

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良於竒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匕為道也世昭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竒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徳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歟哉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

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嘗
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予曰此於何徵世昭
曰吾以易也不廢書又不可擲予曰子之妙於醫信矣
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世昭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
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復以庸醫叅焉者予
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
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夙寤太息洿隆根株是在爾吏吏最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茸為庳乃簡其良差擇且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將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之難也侯嘗為零陵宰予嘗為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

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偲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亟下教咎其守臣鎮撫猘徒亂庶可以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静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静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静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

也使全卒叛而不静不静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粮幾何閲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吕侯為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無功有事而無人則歎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吕侯歎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吕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証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險者不險也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使其人自為奇家自為詳矣及顔師古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

文之於道也末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況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説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難起衆挈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誠齋楊萬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然予嘗以為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偽不在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目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萬古而合聖轍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與

僞也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號之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顔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顔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之至今不絕曾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如口口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具細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顔惟愚故

無書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顔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為哉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顔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顔作敦復齋記晞顔以書來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顔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跡今年八月忽得晞顔未忘也予初與晞顔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篇

蓋予喜晞顔詩而晞顔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顔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顔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顔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效之疾驅急追日未至而足已返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岳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蕖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效哉予甞聞晞顔言少從後湖先生游得詩

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慆於達者其詩衍折則不充衍則不幽是故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序既往晞顏詩當來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毗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名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名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世言效驗者必求之於所嘗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紛如效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矣壞而後使葉君為之焉為之而效

焉如葉君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為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懵於良不良之别歟且良不良之别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諏者耶蓋予之名醫前之諏諏乎胥後之諏諏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予因諏之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諏信不可歟予既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萬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予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未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為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往還且久既同為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㝡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

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户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予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郛訪予予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閒居何為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

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强不必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溥之為道德流之為文章溥之為事業深矣而猶脫脕於傳寫焦唇於誦教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秪其為不可及歟延之屬予序其書曰余既序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然使予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得易牙烹餁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為也且得其方不

若治其餌治其餌不若嚌其滋治其餌而不嚌其滋餌猶不餌也而況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餌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誦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之書其曰餌之云乎未可知也餌之矣其曰嚌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娩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録也予博士也志

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亾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汒蓋

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外國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

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覿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懵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衣子名樞字機仲其爲人也正物以已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蓋折而不靡躓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袁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湖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

庸非詩為之祟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馬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歎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頎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誠齋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

宋 楊萬里 撰

序

黄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略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逮歸旴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黄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之集其詩尤奇蓋予在中

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寱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

白已侵頭餘燈依古辟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吕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賛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宫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

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
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
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而永豐君能力求
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
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説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
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
諱滔字文江光化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黄滔集云
淳熙三年四月廿六日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盱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貿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汩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溯洄於顏

滌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顔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黄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

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顔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著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黄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撳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顔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寛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著之所艱晞顔之所易豈惟易子

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夸則遯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疾行於大逵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渴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

與簡齋競於險以搴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渟於蘊而不決也然睎顔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踶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鋭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睎顔之黠也秖其為癡也睎顔之癡也秖其為賢也睎顔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菴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年月日

楊萬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隂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簳者來謁予貎甚野氣甚静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葢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葢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葢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顔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絶其後無嗣

嗣千有餘歳之絶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痦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簭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

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躳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籍而籍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即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鶩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諗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年月日楊萬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聱牙恢奇書之初則戛戛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朞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諏之又得其為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太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

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名用嘗為郎又以叅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蹟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德輝嘆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

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也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殁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朞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為德輝而歎也嗟乎德輝且然而況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珵世為毗陵人年月日楊萬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顔如蕣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蘺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

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黄崛起千載之下而簡籍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彌彰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顔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

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畏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隂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别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跡影横斜之句哉今晞顔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耊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顔此詩非晞顔語也梅之妖凴晞顔而語也或曰非彼凴此乎

爾緊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説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似剡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先生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閑齋房呻槁簡劌心鉥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剝琢竹戶一見則抵掌絶倒如見和平叔衛叔寶

予幽憂眵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既而予以宦游南北西東與賢之為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以予嘗謁太常遭值壽聖慈闈七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踵門三十八年之契潤欣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蓋予與與賢皆為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𡻕然如蜺者蓋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談笑猶尚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剡正論示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

歟平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沈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亦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與賢乎嗟乎大哉鉅臑甘膬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獸楚之芰王戎之李陸羽之荈其冷然之芬超然之韻獨可廢乎與賢此書若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必有嗜者矣與賢亦謹其嗜哉與賢名燧嘗與其子偕薦名晚當特奏名不就似剡蓋亦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

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闒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為藜藿矣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然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乎子吾鄉廷秀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

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自是日往還相倡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妝名為國子博士入修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顰蹙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辟始能敘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

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髙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辟其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日姪具位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

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醎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

寡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黄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别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遠遠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黄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

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

杜黄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煥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翌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吕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㒷祖雲仍其詩往往於逸非闕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彚而刻之於學宫將以興發

西山章江之秀潡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乎序斯文者不在予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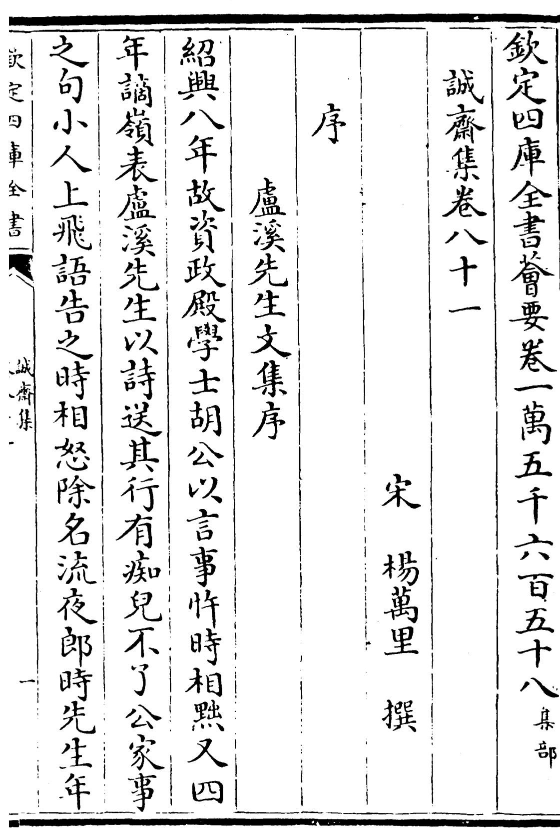
古者有亾書無亾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

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時以也言者以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以而不以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則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當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

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矣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

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具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諓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



誠齋集卷八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序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

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娼於明必見娼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

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
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阼
初名除國子監簿再名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
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
下誦傳其詩祻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
之理其㬐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
㬐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
先生王氏諱廷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

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盧溪者五十年自號盧溪貞逸少常見曾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徹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

州事廬陵楊萬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墟市魚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儐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囂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新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凉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隴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子

亾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淵明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静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幷之歎今古如一丘之壑也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强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炮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瀉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

也汝盡於淵乎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謁予序之因書此語於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彦純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於安福之西溪令諫大夫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十人列其孝行節義於朝有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

别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詁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帖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下迨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抉殆數十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擿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録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據唐史本傳而知送

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採月抝泓等語怪奇不可理曉者援証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為不少也昔程子以羑里操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

因書其説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當再拜以請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屠德璘談循王之曽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壑雲月之外者葢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

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癯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黄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逺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髙勲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皷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

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秪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謚予序之乃書其說於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鎡字功父淳熙巳酉四月庚辰誠齋埜客廬陵楊萬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隂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隂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

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

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顔孟之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於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

里謹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䘏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踈星煜煜沙貫日緑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然焚

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録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熈戊申九月晦日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

之愈寡甞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難又欲作之之寡乎予謂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於予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日往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於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

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擕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葢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葢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得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槀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倘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撫州

者今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厥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毗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荆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首

題曰西歸集録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熈丁未六月十五日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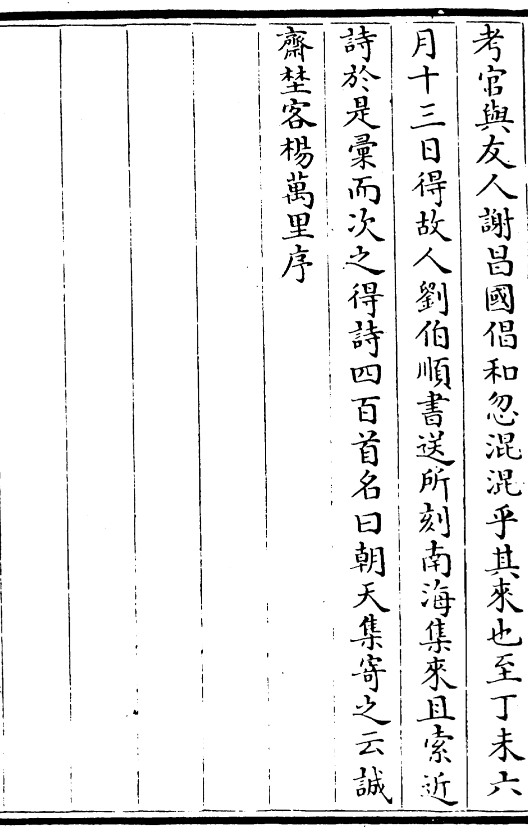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熈丁酉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毗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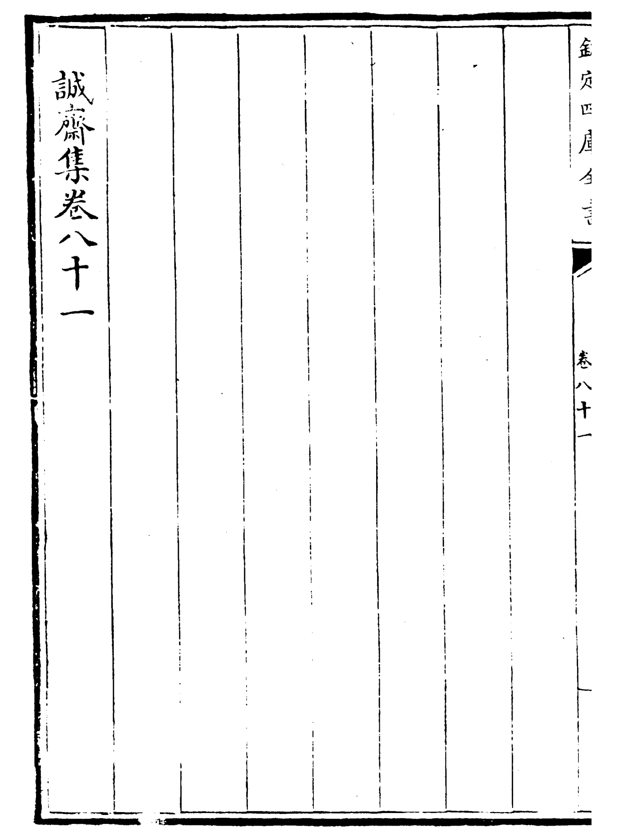
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逺宰時嘗為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羡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埜客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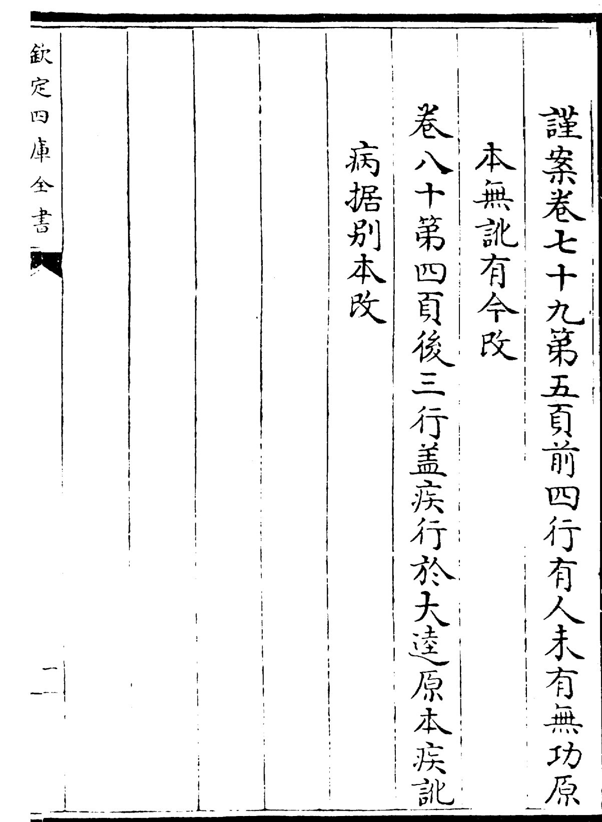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慼還家詩始未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徙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慼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頹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名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途僅僅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干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冗職明年二月被旨為詮試



考官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彚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誠齋埜客楊萬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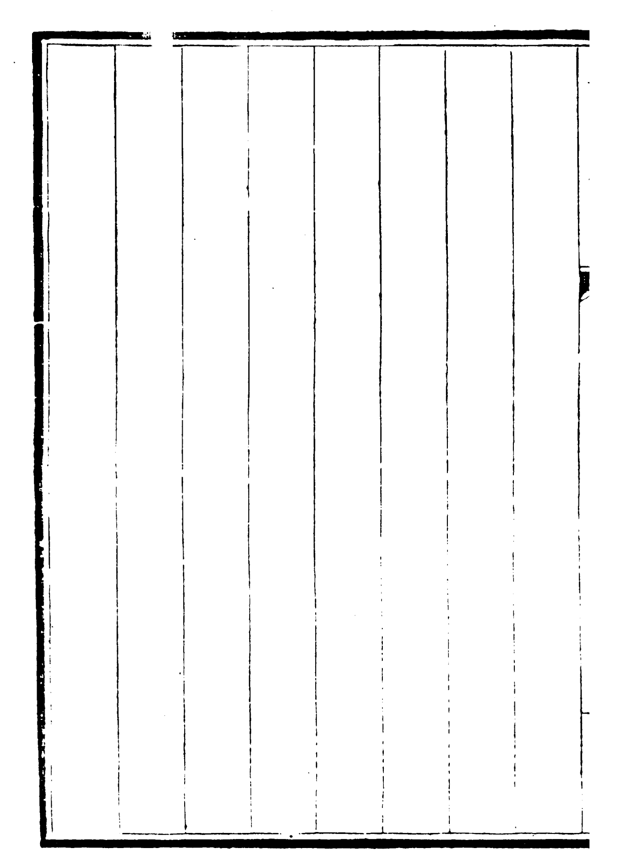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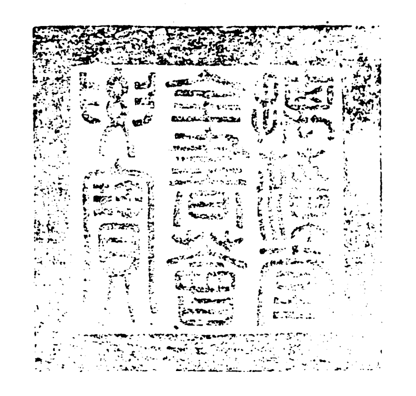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八十一



謹案卷七十九第五頁前四行有人未有無功原本無訛有今改

卷八十第四頁後三行盖疾行於大逵原本疾訛病据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二至

八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丙補外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皇上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途

踰月乃至修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途及在郡時詩録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今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幷書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瀹茶小語因曰適其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甚居者曰盍垣焉盍門焉盍

甲而衛馬或曰垣乎衛末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末若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郤之里之外盜廹吾鄰吾猶郤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爾為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貢而后知其可不可也今也駸駸馬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矣而為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説而詆初者曰迂不殆於以家為戲乎哉和卿此書葢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

相而勿曰迂乎爾進之乎吾君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説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説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窳也甲者之競若羸也與其資之窶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葢詳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曰猶有焉和卿名麗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

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月十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鰐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予皆畧至其地覩予詩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在東西之奇觀於渡楊子江二詩予

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予詩又變予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繼先來索予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遺之俾攜以示其兄炳先予詩自壬午至今凡十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

公閒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修門友人鞏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未易着又經半山品題着句亦未易豐曰先生何異焉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絶固也抑詩家未有勍者與有勍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嶽歙饒信南康太

平諸郡所作詩得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炳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勝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受者必訓訓者必成也於束脩之問雖不郤亦不責往往貧者從多於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京師聞報而歸自是不復試

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畧又登第後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幾年全徳又登科後幾年其曾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孫也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

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孫又孺其曾孫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皦里之士見其業儒之盛明經之專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予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黎云叙其可辭紹興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試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楊萬里序

千巖摘藳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喪明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令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

貧之矣不必灾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灾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甚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往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予亦起視之盖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予別也予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

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予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於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别後二年予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予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予孰可予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

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
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
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盖代之氣經
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
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予至金陵之一月呼
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
答予書其詞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
巖摘稾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灾疾者予媿謂次

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予淺之為大夫也予何足以知東夫哉予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予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

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憫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予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

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即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黄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

黃泰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泰不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泰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泰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泰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泰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泰吾何幸得與郊島黃泰同其窮而不與涯

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顧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横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横民也治横民宜以横政既與詩人同為横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横政可乎予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為過也予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横政亦過也予盡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予問之

順寧文集序

予紹興己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為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予固起敬恨未識也偶晤張敬夫問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馬嘗有帥桂林者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賓贊寓公集府廷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某顧與、諸君賦將以

聞馬坐皆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予駒也予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館士於此也予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學原委泛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予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予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

駒沒後十有三年予官於金陵子駒之猶子元玷遺予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文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棗以相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父之交游盡矣惟君在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名芮河間人忠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奇父尹和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

抵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强毅之悦故其事落落而其心優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百無所好而獨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中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傳唐人詩數百家多至千百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寶畧無遺矣晚識李兼

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篇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来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偏有熖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嵋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景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治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談笑方懌之

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絶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寳哀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言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靈寳推官公無知已矣予則有憂矣不然推官公其已矣予何憂哉推官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

楊萬里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幷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齊賢陟彼藥山瞻彼令芳既擷而擔之復導而淅之既磑而屑之復糅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

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艮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茍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者懌然則齊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享之之逸也齊賢無負於學者矣紹興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誠齋野客盧陵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二